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七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龔秉震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

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

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

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師古曰觀縣名

又為石隄

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

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院如此不

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

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

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

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
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
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
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
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
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
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

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

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

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

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

陽漕渠足以卜之

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

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礫谿者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

隄執必完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

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

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

如淳曰股支別也

旱則開東方下水

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

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

師古曰此一害也

水行地上

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

師古曰此二害

決

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

淤加肥

師古曰此一利

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

倍

師古曰此二利

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

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

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

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

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漢書溝

洫志

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
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
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
大名之境率為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
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
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
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

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
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
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
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此
則治水者所當審也 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
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水

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

下視中州如井然故雖高厚之隄不能禦

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

郭城

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

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觀宋元迄今

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昔臨河為隄
河既改而隄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
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
去河最遠且大者

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十里者

及去河稍遠者一

十里及數里者

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

絕者連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
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
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

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

劉天和問水集

或問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為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

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癰久之成漏湯液旁
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槁
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為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
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
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
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將隆
隄於天乎馴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為岸岸下

為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落歸於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於天也 或問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肆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

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椿基礫在在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為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河流不常與

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之甚詳蓋名言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為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大段湧流耳此即馴近築遙隄之意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

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求全之心苛責以最難之事毋以束濕之見強制乎叵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孟子所謂惡其鑿矣

潘季馴河防一覽

賈讓三策明臣丘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近有詆其謬者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泥其所言平其心毋逞其所快然後吾之論為不易

之論而天下服之蓋讓之策乃專為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為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即今濬縣東郡白馬即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即濬滑二郡之民貧近河肥饒沿金隄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隄增卑倍薄為下策者即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隄非專謂隄防為下策也夫河一折即一衝衝即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

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為徑直之石隄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東河而仍用隄隄而必以石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隄以治河也亦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潘季馴嘗辦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辦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

策多張水門旱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辯
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既傍西山
作隄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是也至若曰河流不
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淤漫之夫讓所謂水
門即今之閘壩涵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然即季
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耶又曰旱則河亦淺無
以分溉則又不然蓋讓所云溉亦止言冀州石隄三
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

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即淺此一時逞快之論非通
論也又辯甘州以下濁流不能溉田亦不可以闢讓
今平心而論之若所云疆里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
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
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所言則宜於
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
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衝者往往通都大邑
其可徙乎濬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

堅地作石隄今自開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能沉三百里乎且季馴常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河南開歸河全經之又距離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離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濁或尚可引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

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為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隄束河使不他徙建閘壩置涵洞保隄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以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自為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為治河立論也鑒古而不膠於古不亦善乎自禹貢而後言治河者始於賈讓之三策然即讓之言有不能槩行於讓之時者何也地形水勢隨處不同讓所言乃據黎陽東郡百里間之情形而言使移而行之徐兗中州之境

則已有大謬不然者而況欲舉千百年以前之論而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之河道則亦天下之愚人而已矣夫治河以衛民也徙民非細事也在上世土滿人稀故殷辟河患至五遷其國都而不以為難後世人稠庶今自開歸以至徐邳而下皆通邑大都萬無可徙之理蓋當時黃河從黎陽東郡間北流入海其地東薄金隄西逼太山唯此二邑之中百餘里間為必經之地而其民貪其近河沃饒競作室廬居住其

間又近山多石互為石隄更相抵遏東河於其中所謂百里之內再西三東者是也夫河自底柱以東其勢方澎湃而思逞而咽喉之路頓值迫束如此是以抑於北則潰而南瓠子一決而汎郡十六注鉅野通淮泗東郡一決而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凡西漢二百年間河患大抵皆在此二邑間雖使大禹復生於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為上策哉況所謂當水冲者亦不過金隄左右

及環內黃隄與東邑白馬故大隄之居民戶多不過以千數計耳豈若今日一大村落鎮市動以萬計乎今不察時勢動言賈讓上策在徙冀州之民考西漢冀州該今直隸山西二地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使讓果欲徙其民不知處斯民於何地兼山西處太行之右與河全不相涉不知讓亦何事而欲盡徙之而讓乃以為上策且千百年以來亦遂無有非之者何也蓋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其上策當徙冀州之民

而忘其下猶有當水衝之語故也且即記有當水衝者一言而忘其但即濬滑二邑曲防居住之民故也請得而斷之曰賈讓徙民在西漢之時在黎陽東郡之地真上策也若時非西漢地非黎陽東郡豈特非上策是為無策至若隄防者治河之要務自西漢以迨元明治河之臣未有不用隄防而能道河使行者近代潘季馴最稱治河能臣而其終身所守唯是築隄以束水束水以刷沙二語耳而今之空談局外者

輒曰此賈讓所謂下策也夫讓誠以築隄為下策則前不當云據堅地作石隄矣是讓誠以築隄為下策則必用疏用浚又不當云為築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矣詳讓所言則其築隄以束水之旨實與季馴同也蓋隄防之言乃大槩之言施之得其當則為束水以導河施之失其當則為壅土以遏河齊作隄以遏河之入海而自利此曲防之隄也趙魏作隄以遏河此防患之隄也皆非以

東水導河也故葵丘之會曰無曲防白圭為隄障水以注鄰國則孟子闢之故讓以為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蓋疾其以隄防為民害耳今若不問隄防之是非而但以隄防為是則是葵丘之載書可無戒而白圭之功果愈於禹也若但以隄防為非則是太原岳陽可無修而九澤可無陂也今黃河自蒙澤而東水常高於地開封河面且高於內地者丈餘掘地既不能築隄又以為下策而不行是汎漫無束之河何從而

入海哉蓋西漢之世文辭朴略不甚分疏使人意會
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患此策最下而忘其所謂故隄者乃即百
里之間再西三東濬滑二邑之民曲防遏水之隄也
今使於雲梯關一帶築南北隄一道遏絕河流人從而
非之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吾忿然
而與之爭曰隄防治河之要務爾安得而非之不亦
大可笑乎哉亦請得而斷之曰濬滑二邑百里之間

再西三東之故隄真下策而讓所議起淇口至漳水
石隄三百里放河入海之隄真上策也若其中策多
開漕渠張水門旱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
潘季馴雖常辦之然距今千七百年其地形既不知
何如其河流清濁可溉與否即季馴所言已自有前
後不同者不敢妄為論也

靳輔治
河書

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
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

塞

漢書王莽傳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

陵關並

師古曰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

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

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

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

師古曰索盡也

雖時易處猶不能

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

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

司馬史長安張戎

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溉灌事也

言水性就下行疾

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
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少淺雨多
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
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
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

師古曰新論云
字子台善水事

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

宜有益

漢書溝
洫志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利廢而灌溉之事興利
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
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
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
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為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
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
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輶渠成樂國漳渠六輔渠白渠
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故戎以為言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榮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

鮮唯戎知之

禹貢
錐指

大司空掾王橫

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

言河入勃海勃

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竄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

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完卻徙完平處更開空

師古曰空猶穿也

使緣西山

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

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

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

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

迺兩便

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

為公私兩便也

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

施行者

漢書溝洫志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

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皆

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為黎陽西

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按太行在

輝縣

屬衛輝府

西東距濬縣

屬大名府

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

林縣

與臨漳同屬彰德府

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恒山在

曲陽縣

屬真定府

西北南距鉅鹿

屬順德府

可四百里至濬縣

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衛相洺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在貝冀以及枯降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按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以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遷與橫之言為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云淇水口金隄

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
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
矣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
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
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王橫
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
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屬彰德府內黃屬大名府二縣界
而其後為河所圯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

從河內徙都亳河內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為
河所圯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於邢其後盤庚
又自邢遷於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蓋亦為河所圯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

殷去夏不遠其所居

相殷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以殷郡証禹河最確故首注之

詩衛風曰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
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
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為南河又東至大伾

折而北是為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

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

今滑縣境

之長壽津

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為千里而遙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為河淇之間故淳于

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鄺

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橫言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

水災

小谷口按胡氏篤信河渠書禹厠二渠之說乃據賈讓之言以證北載高地之確予特以王橫

之言改入之讓橫所見略同亦可為證

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

黎陽西山之足實為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橫所謂西山證九也叙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

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
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鹿鉅鹿北廣河澤
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滙故亦名廣河證十二
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為河伯娶婦祭於
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
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曾旼曰河自大伾折而
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從
而漳橫故謂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

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為禹河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叙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為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

渟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渟沱仍
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鬲般峙其東北徒駭
瀆聯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為一川證三也
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
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
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
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禹貢錐指
高地對

上文平地是發前人所未發拙明先生作錐指時寓
吳閭僧舍時予亦寓吳先生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

去十五證示予曰此辨證古事無踰此者予
甚疑之今錄其書宛如昨日之兩人晤語矣

行水金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河水

自遮害亭南

又東右逕滑臺城

水經

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

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今時人

謂此津為延壽津

鄭注 林氏據尚書以為禹當日無釀二渠之事胡肅明獨信之

謂禹醴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城故白馬縣治今在滑縣西南即唐滑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

水經

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曰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也今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駝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鄭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

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濟取名焉故亦曰鹿
鳴津又曰白馬濟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
都之故濟取名焉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
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金隄既
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
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
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

酈注 黎陽故
城在今濬縣東

北漢溝洫志賈讓奏言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是也

自津東北逕涼城縣

水經涼城在滑縣西南
劉宋置北齊併入白馬

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為長壽津

水經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

書溝洫志注二渠一則漂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

王莽時空

一作塞

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

酈注河至此

與漂別行而東北入海
水經謂之大河故瀆

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

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
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叙入河水東
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漳水之所行則叙入清河

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禹貢
錐指

故瀆東北逕戚城西

水經

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聵於戚宵
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魏國縣西戚亭

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酈注

杜預云是時河北流過
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

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南有戚城

又遼繁陽縣故城東

水經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南繁陽水即春秋之澶淵杜預

云在頓丘縣南亦謂之浮水

北遼陰安縣故城西

水經故城在今清豐縣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記云王莽

莽河在頓丘縣北十里

又東北遼昌樂縣故城東

水經故城在今南樂縣西北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

縣十六里

又東北遼平邑郭西

水經

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

酈注今南樂縣北有平邑故城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

水經

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縣北有

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也

酈注

水經此文曰至於大陸北播為九河酈注云播為

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

堰以北館陶癭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

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為

禹河故以沙丘堰為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
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
是為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為九道宗此說
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云今
澶州臨河有鯀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
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竭之水是也蓋以
堰為鯀所作或曰元城為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
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

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
泛趙魏趙魏亦為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
障水使不得北而注於齊魏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

禹貢雖指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
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
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馬季
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
軹為南陽東陽春秋晉
地戰國屬衛後屬趙

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

水經

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

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其故瀆
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
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
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又東
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
幕縣南分為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
東注於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
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

河故瀆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郿縣與鳴犢河故瀆
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按屯
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
屯音豚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
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古
堰今名愜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募人
益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愜當人情故謂之愜山蓋即
沙丘堰也元和志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

禹貢錐指
愜

山在今大名府北今館陶縣西有館陶故城信成縣
即今清河縣廣宗縣即今廣宗縣隆縣即今景州
幕縣在今平原縣界陽信縣故城在今慶雲縣界
縣在今博平縣界鄆縣即今夏津縣貴鄉縣即今大名
縣元城縣即今大名府治今冠縣西有冠氏縣故城
隋析館陶縣地為冠氏縣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
里

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

水經今堂邑

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

又南逕貝丘縣故城南

水經故城在今清平縣西南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

里

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

水經

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又東北逕靈

縣故城南別出為鳴犢河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東

鄒注

甘陵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風俗記曰甘陵

故城

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平晉

城未

詳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王莽河在博平縣

北十八里

靈縣故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

西南二十里

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蓂入屯

氏河

鄒縣故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

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高縣故城西

水經

地理志曰禹津也

酈注縣東南十里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

縣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瀆也寰宇記

繹幕故城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禹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禹氏即其國也陵縣本安德唐德

州治州西五十里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

縣西十里長河即今德州治將陵在州東北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

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

水經

本修之安陵鄉也地理志風俗記曰修縣東四十里

有安陵縣故縣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

水合永分

酈注作蔭括地志云

修縣故城在今景州南修音條一作蔭縣南

十二里安陵故城在今吳橋縣西北

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

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

武入海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

南樂大名元城

並屬直隸大名府

冠縣館陶堂邑清平

並屬山東

東昌府清河

屬直隸廣平府

博平高唐

並屬東昌府

平原德州

並屬山東

濟南府

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

並屬直隸

河間府北接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

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

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

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禹貢
錐指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

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

汴渠即蒺蕩渠也汴自滎陽首
受河故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

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築
也漢書明帝本紀千乘即今濟南府濱州曹玉

珂曰千乘北去碣石將千里河之
入海漢之不同於禹貢者如此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
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

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溝
濬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網紀今兗豫之人多
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
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
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
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
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

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

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宮

後漢書明帝紀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自漢時已有汴渠矣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楊武令張汜
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
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
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壅塞今
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
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
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

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急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

水經注作吳

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于乘海

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坻蹟直截

說文截本字

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

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遷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廢蕪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後漢書王景本傳景字仲通樂浪訥郎人顯宗朝用薦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汎

法水乃不復為害後景以侍御史卒官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二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修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叙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爲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

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
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
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
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
史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
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
年亦言其大略而已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
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

經流也而史稱修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
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
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後汴流
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時濟亦
決敗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荊蕩渠下

太子賢曰

汴渠即荊蕩渠也

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

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
濟隧亦通河至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

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二渠既修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為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

討論執北瀆為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阨危事不可為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為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

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
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
不及此也 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
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
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
或曰景即以復禹河為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
復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
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

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即敗景商度地勢然後興

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熟矣

禹貢
維指

漢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

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

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

後漢
書和

紀
帝本

漢安帝元初二年春正月詔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

支渠以溉民田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
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

二月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

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

時後漢書安帝本紀陽嘉中自汴口以東

順帝

積石為堰通古淮

口見前水經注

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水溢

後漢書桓帝本紀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後漢書五行志

先是建寧中增修汴隄石

門以遏渠口見前水經注

河水

自涼城縣長壽津

東逕鐵丘南

水經

春秋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杜預

曰在戚南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發

卒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

之側故曰龍淵宮也

酈注元和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在今開州

南西

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水經注

存其所叙當時見行之河有可徵者為備錄之

禹貢雖指

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

水經

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

宣房堰

酈注

子水注

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

水絕而不通
唯溝瀆存焉

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又東逕鄆城縣北

水經

漢東郡

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
皆是鄆城縣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
里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水經

春秋經書築臺於秦者也

酈注
今范縣東
南有范縣故城

又東北逕委粟津

水經

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

酈注 襄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

與津相近東武陽即今朝城縣

左會浮水故瀆

水經

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

馬

酈注 頓丘縣在今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繁陽縣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六十里今開州城南五里有

澶
城淵

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

出焉

經水

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

曹操為東郡所治也

注 酈

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

經水

東阿縣城北門內西側阜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

七丈歲嘗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

有阿井之名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

名也

酈注 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范縣即今范縣倉亭津在縣西北

又東北過荏平縣西北逕礪礪城西北

水經

述征記曰礪礪

李云當作礪礪

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

皆為津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荏平縣也應劭曰荏

山名縣在山之平陸故曰荏平也

酈注 今荏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

古礪礪城縣西二十里有漢荏平故城

又東北逕四瀆津

水經

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

亦曰泚水受河也然自河入濟自泚入淮自淮達江

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

酈注

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

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

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

水經

此上下相接處不與水經相符從錐指也

地理志曰楊墟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

經次於此是不北也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

潭水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

鄴注元和志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

商為名商河行大
河之南漂水之北

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

水經

河水於縣漂水注之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然則漂水亦或武水也漂

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

酈注 水經 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逕東注漯水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漂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界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又東北逕

楊墟縣東商河出焉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
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昌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
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逕枋鄉縣故城
南沙溝水注之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而流
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又
分為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北水世謂之白薄瀆注
云東北流
注於海矣

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

水經

京相璠曰本平原縣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

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

酈注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以河

為竟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漁於河即此河也

又北逕張公城側河湄

水經

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

鄴注張公城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

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

水經

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

治矣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河水北過高唐縣即平

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地理志曰高

唐平原也高堂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

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

鄴注故城在今縣南

又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為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枋

鄉厭次縣南為厭次河

水經今陵縣治即安德故城縣東南有故鹿角關以津為名

與臨邑縣接界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故城在今樂陵縣界枋鄉故城在今商河縣西北厭次

故城在今武定州東本富平後漢改曰厭次

又逕漂陰縣故城北

水經此北漂陰縣也漂水下注城北漂陰城伏琛謂之漂陽城當

在今青城縣界漂水之北

又東北漂沃津

水經孫云漂沃誤漢志千乘郡有淫沃縣按說文本作淫或省作漂後又轉

為漂字也

漯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

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

酈注今蒲臺縣東有漯沃故城

又東逕千乘城北

水經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

酈注今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未知是北城否也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

水經

本傳黎城縣北今據濟水經文改正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

利縣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

濟

水經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漯水注云漯水逕

千乘縣二城間入東北為馬常坑亂河枝流而入於海即此水也甲下蓋亦千乘縣地

又東北過甲下邑又東北入於海

水經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

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

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水入海處

當在甲下邑之東北馬常坑之北按元和志海在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

利津金析唐蒲臺勃海三縣置本漢潔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

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

並屬直隸大名府

觀城濮州范縣

朝城

並屬山東東昌府

陽穀

屬山東兗州府

茌平

屬山東昌府

禹城平原陵

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

並屬山東濟南府

高苑博

興

並屬山東青州府

利津

屬濟南府

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

河之所行也

禹貢
錐指

行水金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河自底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谷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咀底柱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

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

當有姓氏原闕

都匠中郎將河東樂

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

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尚安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

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

水經注

晉泰始七年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

晉書載六年事並

同宋書亦載之未知孰是

是年沒民舍千九百餘家秋稼千三百餘頃

河南通志

華嶠奏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迹置都水官事多施行

晉書

華嶠
本傳

傅祇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
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菜
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

晉書傅祇本傳

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隄築
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嶮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瀦
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
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

略宋
田書

宋元嘉十八年夏五月甲申河水泛溢害居人

南史

冀定數州頻遭水患楷上疏曰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
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
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哂之茲地荒蕪臣
實為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
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
瓠子梁楚幾危宣房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

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
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
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
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竭所在疏通預
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
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
水口從河入海遠邇欽瀉泄此波澤九月農罷

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

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
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
理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
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
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
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
運唯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為饑色黔
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

茲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
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臣丹款實希効力有心螢爝乞
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
荒之土鄴宰深嘆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
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是不遑食鑒此事條
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
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魏書崔楷傳 楷明帝孝
昌中以殷州刺史死節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溢

河南
通志

唐高祖武德七年治中雲得臣自龍門引河溉田六千

餘頃

唐書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

河陽中渾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唐書河

陽即今懷慶府孟縣地後魏太和中築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又築南城及中渾城是為三城中有河橋晉杜預造魏爾朱榮之亂及爾朱世隆再亂與高歡宇文泰相持皆以三城河橋為拒守攻戰要津唐襲王世充河陽城焚河橋又以舟師襲世充回洛城斷河陽橋又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其險要如此金大定中州治以河患因於故城北十五里築新城徙治焉曰上孟津故城曰下

孟州予於己亥客懷孟從下州放棹南歸問所謂三城河橋無有也其故迹亦不可得而見矣

唐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十月齊州黃河溢唐書

五行志

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壞河陽橋唐書五行志

書云溺河陽城

唐武后如意元年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唐書五行志

稱弘道二年誤五行志又稱長壽元年重見

唐武后長壽二年五月癸丑棣州河溢壞居民二千餘

家

唐書五
行志

唐武后聖歷元年秋黃河溢

唐書 河南通志作中宗
嗣聖十六年即是年也嗣

聖無十

六年

唐玄宗開元五年六月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溢

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壞

近河百姓二百餘家

舊唐書玄
宗本紀

唐玄宗開元十年六月博州棣州河決

唐書五
行志

八月丙

申博棣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

舊唐書玄
宗本紀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秋大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

皆溢懷衛鄭滑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

唐書五行

志八月河決衛州

唐書玄宗本紀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大雨水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

河溢

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建中元年冬黃河溢

唐書德宗本紀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河溢

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八年十二月丙午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弘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

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

舊唐書憲宗本紀

薛平田弘正鑿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

曰新河

唐會要

薛平授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

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導二十里以醴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

唐書薛平傳

衛州汲郡黎陽縣有白馬津一名黎陽關有大岯山一名黎陽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觀察使田弘正及鄭滑節度使薛平開長十四里濶六十步深丈有七尺決河注故道滑州遂無水患

唐書地理志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薛平治河一事此外史

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
汴河亦不聞有疏通之事唯鄭畋集載為相時汴河
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感化
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

宋敏

求春明
退朝錄

蕭倣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
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

唐書蕭倣傳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而唐少河患閭百

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
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
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
倣二事耳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
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
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
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
豈皆德運為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為

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

亦未為篤論

禹貢
錐指

唐文宗太和二年夏河決壞棣州城

唐書五
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河決浸鄭滑外城

唐書五
行志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

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

唐書杜中立傳

唐僖宗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河溢

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大順二年二月辛巳河陽河溢壞人廬舍

舊唐書

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北至無棣縣入海

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乾寧三年四月河北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

為二河散漫千餘里

唐書五行志

梁朱友貞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

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為曹濮

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

五代史補

華溫琪夏邑人仕梁歷絳隸二州刺史時隸州苦河

水為患溫琪徙新州以避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河南通志

唐李存勗同光二年八月河溢

五代史

是年七月壬寅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 甲辰命

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戌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

遙隄以禦決河 是年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

河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通鑑

唐李嗣源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修治河北岸宣差

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

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

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四年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

五代史

晉天福六年九月辛酉滑州言河決

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

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
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
年九月決滑州兗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
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
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
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六年九月丁丑河決中都入於沓河

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

五代史

是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為水所漂溺詔所在發

舟救之

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濮陽之觀城界楚里村隄

閩詠目遊
四海記

晉石敬瑭天福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

河於滑州

五代史 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見彥威本傳

是年三月己未梁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隄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

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通鑑

晉石重貴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

汶濟

五代史

是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

文帝善其言而止

通鑑

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水瀰浸

潰溢環梁山會於汶則宋之梁山灤矣

穀山筆麈

羊使君晉開運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沒使君祝天冀

免生民墊溺願以身代

山東通志

晉石重貴開運三年夏六月己丑河決魚池 秋七月

河決楊劉朝城 八月辛酉河溢歷亭 九月河決澶

滑懷州 癸卯河決臨黃 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

決原武

五代史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四十餘里自

朝城北流

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

九月丙辰河決

澶州臨黃

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

黃入觀城
縣通鑑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
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楊
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
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
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
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

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隄隱隱可見墟里人煙久
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
百萬之師一旦化為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

皆如幻化亦足慨矣

穀山筆麈

漢劉承祐乾祐元年夏四月戊子河決原武 五月乙

亥河決滑州魚池

五代史通鑑注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漢劉承祐乾祐三年六月癸卯河決原武

五代史

五代漢河決鄭州盧振請修汴河兩岸立斗門以備

旱澇

目遊四海記 史云河決原武原武屬鄭州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

鑑通

周廣順三年春正月庚午帝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
往行視許之 九月己亥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

決河

鑑通

周郭威廣順中重贊為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

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隄詔書褒美

宋史白重贊傳

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為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剏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世宗即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隄竭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復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為靜安軍四旬而完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

宋史韓通傳

世宗征淮南為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決河

命欽祚領禁兵護後因命督治澶州城

宋史田欽祚傳

周世宗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

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

而為赤河

宋史河渠志

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

穀領護刻期就功

宋史李穀傳

顯德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

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

鎮原武凡八口

九域志滑州北馬縣有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

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

在鄭州之北

五月戊辰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

年東潰分為二派滙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壞

古隄而出

古隄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隄在平地

灌齊棣淄諸州

至於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

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

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通鑑

是年十一月河隄成河自楊劉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瀾漫數百里灌棣淄漂沒田廬民捕魚以食

李穀按視役徒六萬三十日畢工

朱子綱目

穀之治水也順水性而非塞障也且工止一月故綱

目書成以美之

河志

周顯德二年謀伐唐因浚儀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於

淮江淮舟楫始通

目遊四海記

楊澈年十六父思進為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經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為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

宋史楊澈傳

唐新舊二史五代史皆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

郡也謹撫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為

銓次以備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

汲縣即今

河南衛輝府治胙城縣在府東三十五里

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

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

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直隸大名府

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黎陽

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今為大名府濬縣

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

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

頓丘澶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

至澶州二十五里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濮陽東至山東濮州八十

里元和志黃河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縣北去縣十五里

臨黃西至澶州六十七里其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鄆城濮

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朝城縣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十一里

東其東岸則范縣朝城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朝城縣西元和志黃

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西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

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武水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治聊

城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

聊城縣陽穀縣屬山東兗州府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為河

所陷沒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三里按水經河水逕荏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荏平非河改道也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

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今兗州府平陰縣西南至

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隸鄆州黃河北去縣十里今濟南府長清縣東

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今濟南府平

原縣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河南去縣十八里又東

逕臨邑縣北今濟南府臨邑縣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

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南府濟陽

縣地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去

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濟南府齊東縣界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

滴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今屬濟南府厭次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

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為濟南府

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

里俗呼為闕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

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

東注於海

勃海縣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

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海豐縣西接慶

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

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

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

津

南接滑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往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

諸

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

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

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
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
慶歷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

百七十七歲

禹貢
錐指

黃河今西蕃朶甘斯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
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
流出復瀦曰哈喇海東出口齊賓河合呼喇雅爾楚二
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

西戎之都會曰庫濟曰庫德者合納琳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奇爾穆蘓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

此處有誤見卷

首禹貢
錐指

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

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礫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

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
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
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後貽其禍於金源氏
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 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
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
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
河者亦益工矣 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

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
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
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
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壘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
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
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
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終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
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薹華謂之荻苗水九月

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
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
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
凡移欲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剗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
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潰
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
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竄音叫張衡西京賦曰望竄篠以
徑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

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
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
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
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槌櫪竹石芟索竹索凡
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
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
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為索以竹為
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

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橈臬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為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

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

迎陽凡七埽

舊有七里曲埽復廢

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

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北岡孫

陳大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

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

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過二埽濱州

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隄鋸牙陽成四埽所

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宋史河渠志

志中所言孟秋預備春料及會官吏衆農

陳率丁夫收采何其仁至而義盡也其捲埽之法亦甚周密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壬午棣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

縣居民廬舍田疇

宋史五
行志

是年河決公乘渡口壞臨邑

城三年移治孫耿鎮

宋史地理志

宋太祖建隆二年孟州河決

河南通志

宋太祖建隆四年八月齊州河決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乾德元年春正月丁巳修畿內河隄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

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

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

宋史河渠志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開封府河決滎陽武河中府孟

州並河水漲孟州壞中潭軍營民舍數百區河壞隄岸

石又溢於鄆州壞民田淄州濟州並河溢害鄒平高苑

縣民田

宋史五行志

八月癸卯河決陽武縣己未鄆州河水

溢沒田九月辛巳河決澶州

宋史太祖本紀

是年秋河決澶州

州命重贊督丁壯數十萬塞之

宋史韓重贊傳

乾德三年秋大

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橋梁瀆鄆

亦言河決詔發兵治之

宋史河渠志

時諸國尚未一統正用兵之際不遣丁夫而以兵治

河宋之重農惜民有可嘉者

河志

宋太祖乾德四年六月甲午東阿縣河溢損民田甲辰

觀城縣河決壞居民廬舍注大名又靈河縣隄壞水東

注衛南縣境及南華縣城七月滎澤縣河南北隄壞八

月淄州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及鄒平縣田

舍

宋史五
行志

閏月乙丑河溢入南華縣

宋史太
祖本紀

八月丙辰

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

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

者蠲其秋租

宋史河
渠志

此合兵民而同治之者是年潘美方用兵南漢或以

兵之不足而始用丁夫歟

河志

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

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

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
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

水患也

宋史河渠志

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

百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河溢壞民田廬舍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二年七月下邑縣河決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增河堤十二月癸巳增

河隄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河決原武汴決穀熟七月

癸亥汴決宋城

宋史太祖本紀

六月鄆州河及汶清河皆溢注

東阿縣及陳

關

鎮壞倉庫民舍鄭州河決原武縣

宋史五行

志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

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

宋史河渠志

杜審肇出知

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

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滙於鄆濮數郡民田

罹水患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使案鞠遂論恕棄市

審肇免官歸

宋史杜審肇傳

開寶初河決澶州命守忠副潁州

團練使曹翰護役河決遂塞

宋史安守忠傳

宋太祖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憐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犍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

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

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
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
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
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
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
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
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
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

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

未幾河決皆塞

宋史河渠志

五月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濟

鄆曹濮六州大水六月己丑河決陽武八月衛州河溢

宋史太祖本紀

五月河決澶州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

小劉村

宋史五行志

宋祖之言千載下猶見其敬天憂民之忱詢得治河

之本者曹翰之言雖近於諛原非虛美其後河決皆

塞果如翰言逸人之書未經赴闕上陳而帝自聞之

其時朝廷訪賢求言廣咨博詢可謂無微不至矣書

雖不傳然帝善其言必與詔書導河濬川未聞力制

湍流之旨相合授官力辭真逸人也

河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春正月癸酉修魏縣河

宋史太祖本紀

鄆州

河決楊劉口懷州河決獲嘉縣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壬寅安陽河溢壞民居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八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六月辛亥澶

州河決頓丘縣

宋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九